

世纪文存

摩登文本

朱古律的回忆

陈子善 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文学《良友》



朱古律的回忆

文学良友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古律的回忆——文学《良友》/陈子善选编.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12
(世纪文存·摩登文本)
ISBN 7-5339-1931-9

I. 朱… II. 陈…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V.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0558 号

朱古律的回忆 ——文学《良友》	
陈子善 选编	
丛书策划 李庆西 夏 烈 责任编辑 夏 烈 邓东山 装帧设计 王 坚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h@mail.HZZJ.CN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260 千字 印张: 10.5 插页: 2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931-9/I1644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编者的话

陈子善

《良友图画杂志》(简称《良友》画报)一九二六年创刊于上海,创办人兼首任编辑是广东人伍联德。此人很不简单。当年“广东帮”在上海的经济生活中大出风头,但大都涉足百货业和饮食业,投资新闻媒体和出版业的寥寥无几。伍联德有商业眼光,独辟蹊径,竟然很快获得成功,不但《良友》画报,还有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都成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文化产业中的翘楚。

《良友》此后有五任主编。除了伍联德,依次为周瘦鹃、梁得所、马国亮和张沅恒,从“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到新文学后起之秀都有了。在梁得所任内《良友》渐入佳境,到马国亮手中《良友》达到辉煌时期,一纸风行,影响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以至有“《良友》无人不读,《良友》无所不在”之说,声名甚至远播东南亚和欧美,俨然中国第一综合性画报。抗战爆发,《良友》也遭厄运,停刊复刊,几经曲折,终成强弩之末,风光不再了。

近年来,随着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中把《良友》作为中国都市文化“现代性建构”的一个范例,也随着马国亮在长篇回忆录《良友忆旧》中把《良友》作为上海逝去的风华岁月的一个见证,《良友》重又身价百倍。所以,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时尚文化的旧,《良友》是断断不能缺席的。

然而,除了人们已经熟知的广告的《良友》、时装的《良友》、摩登女性的《良友》、中外电影明星的《良友》等等时尚的《良友》,还有其他更多的《良友》。至少人们不难发现政治的《良友》、军事

的《良友》、经济的《良友》、科学的《良友》、人文地理的《良友》、自然景观的《良友》、少数民族的《良友》、体育的《良友》、艺术的《良友》、摄影的《良友》……实在是多姿多彩，引人入胜。其中，最为丰富多元和不断变化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最为吸引人的，就是文学的《良友》。

文学《良友》的作者群真广，鲁迅、胡适以降，现代中国文艺界的多路豪杰几乎一网打尽。更重要的是，发表在《良友》上的小说散文，既有市场化下的时尚写作（这类作品当然占了不小的比例），如穆时英的《黑牡丹》、郭建英的《不知道忧郁的女人》、斐儿的《被抛弃的男子》、林徽音的《一个谜的解答》等等；也有左翼作家为大众呐喊的真诚呼声，如田汉的《荆棘之路》、茅盾的《证券交易所》、适夷的《纺车的轰声》、丁玲的《杨妈的日记》、穆木天的《东北的回忆》等等。还有历史题材的佳作，如王家楫的《成名之后》、滋穆的《华亭鹤》（“滋穆”显然是笔名，编者透露他是五四新文学名重一时的大手笔，经查考，原来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王统照）等等；更有许多自由主义作家的优秀作品，如胡适的《请大家来照照镜子》、施蛰存的《春阳》、巴金的《玫瑰花的香》和《广州的最后一晚》、郁达夫的《上海的茶楼》、芦焚的《生命的灯》、老舍的《抬头见喜》等等。此外，艺术家的精彩之作也不少，如徐悲鸿的《我在印度》、丰子恺的《羞耻的象征》、马思聪的《童年追想曲》、叶浅予的《北平古趣》等等。其中，不少是至今未能编集的佚文，林语堂颇为重要的《谈画报》就为任何一种林语堂作品集所未收。

尽管文学作品在《良友》中不占突出的篇幅，每期只发表一二篇，有点略备一格的意思，但文学《良友》却真正是百花齐放，“众声喧哗”。如果说《良友》向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各种倾向的有名无名的中国作家提供了一个发表己见、交流切磋的平台，开辟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学和文化的一个“公共空间”，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编选这部《朱古律的回忆》也就是要展示文学《良友》这一极为难得的特色，相信读者自可从中细细品味。

祈 愿

■
郁
达
夫

窗外头在下如拳的大雪，埋在北风静默里的这北国的都会，仿佛是在休息它的一年来的繁剧，现在已经沉睡在深更的暗夜里了。

室内的电灯，虽在发放异样的光明，然而桌上的残肴杯碗，和老婢的来往收拾的迟缓的行动，没有一点不在报这深更寒夜的萧条。前厅里的爪子们，似乎也倦了。除了一声两声，带着倦怠的话声外，一点儿生气也没有。

我躺在火炉前的安乐椅上，嘴里虽在吸烟，但眼睛却早就想闭合拢去。银弟老是不回来，在这寒夜里叫条子的那几个好奇的客人，我心里真有点恨他们。

银弟的母亲出去打电话去了，去催她回来了，这明灯照着的前厢房里，只剩了孤独的和几阵打窗的风雪的声音。

……沉索性沉沉到底，……试看看酒色的迷力究竟有多少，……横竖是在出发以前，是在实行大决心以前，……但是但是……这……这可怜的银弟，……她也何苦来，她仿佛还不觉到自己不过是我的一种Caprice^①的试验品……然而这一种Caprice

① 心血来潮，任性。



又是从何而起的呢？……啊啊，孤独，孤独，这陪伴着人生的永远的孤独！……

当时在我的朦胧的意识里回翔着的思考，不外乎此。忽而前面对着院子的旁门开了，电光射了出去，光线里照出了许多雪片来。头上肩上，点缀着许多雪片，银弟的娘，脸上装着一脸苦笑，进来哀求似的告我说：

“广寒仙馆怡情房里的客人在发脾气，说银弟的架子太大，今晚上是不放她回来了。”

我因为北风雨雪，在银弟那里，已经接连着住了四晚了，今晚上她不回来，倒也落得干净，好清清静静的一个人睡他一晚。但是想到前半夜广寒仙馆来叫的时候，银弟本想托病不去的，后来经我再三地督促，她才拖拖挨挨出去的神情，倒有点觉得对她不起。况且“怡情”的那个客人，本来是一个俗物。他只相信金钱的权力，不晓得一个人的感情人格的。大约今晚上，银弟又在那里受罪了。

临睡之前，将这些前后的情节想了一遍，几乎把脱衣就睡的勇气都打消了。然而几日来的淫乐，已经将我的身体消磨得同棉花样的脆弱，所以在火炉前默坐了一会，也终于硬不过去，不得不上床去睡觉。

蓬蓬蓬蓬的一阵开门声，叫唤声，将我的睡梦打醒，神志还没有回复的时候，我觉得棉被上，忽而来了一种重压。接着脸上感着了一种冰冷冰冷的触觉。我眼睛还没有完全打开，耳朵边上的一阵哀切的断续的啜泣声就起来了。

原来银弟她一进房门，皮鞋也没有脱，就拼命的跑过来倒投在床上，在埋怨我害她去受了半夜的苦。暗泣了好久好久，她才一句一句的说：“……我……我……是说不去的……你你……你偏要赶我……赶我出去，……去受他们这一场轻薄……”

说到这里，她又哭了起来：“……人家……人家的客人，……只晓得慰护自己的姑娘……而你呢……你呢……倒反要作弄我……”

这时候天早已亮了，从窗子里反射进来雪光，照出了她的一夜不睡的脸色，眼圈儿青黑得很，鼻缝里有两条光腻的油渍。

我做好做歹地说了半天，赔了些个不是，答应她再也不离开北京了，她才好好的脱了衣服，到床上来睡。

睡下之后，她倒鼾鼾地睡去了，而我的神经，受了这一番刺激，却怎么也镇静不下去。追想起来，这也是我作的孽，本来是与她不能长在一块的，又何苦来这样的种一段恶根。况且我虽则日日沉浸在这一种红绿的酒色里，孤独的感觉，始终没有脱离过我。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欢筵散后，我的肢体倦到了不能动弹的时候，这一种孤寂的感觉，愈加来得深。

这一个清冷大雪的午前，我躺在床上，侧耳静听胡同里来往的行人，觉得自家仿佛是活埋在坟墓里的样子。

伸出手来拿了一枝烟，我一边点火吸着，一边在想出京的日期，和如何地与她分离的步骤。静静地吸完了两枝烟，想了许多不能描摹的幻想，听见前厅已经有人起来了，我就披了衣裳，想乘她未醒的中间，跑回家去。

可是我刚下床，她就在后面叫了：“你又想跑了么？今天可不





成，不成，怎么也不能放你回去！”

匆忙起来换了衣裳，陪我吃了一点点心，她不等梳头的来，就要我和她出城去。

天已经晴了，太阳光照耀得炫人。前晚的满天云障，被北风收拾了去，青天底下，只浮着一片浩茫的雪地，和一道泥渣的黑路。我和她两人，坐在一辆马车里，出永定门后，道旁看得出来的，除几处小村矮屋之外，尽些荒凉的雪景。树枝上有几只乌鸦，当我们的马车过后，却无情无绪地呀呀的叫了几声。

城外观音潭的王奶奶殿，本来是胡同里姑娘们的圣地灵泉，凡有疑思祈愿，她们都不远千里而来此祷祝的。

我们到了观音潭庙门外，她很虔诚的买了一副香烛，要我跟她进去，上王奶奶殿去诚心祈祷。

我站在她的身旁，看了她那一种严肃的脸色，和拜下去的时候的热诚的样子，心里便不知不觉的酸了起来。当她拜下去后，半天不抬起身来，似在默祷的中间，我觉得怎么也忍不住了，就轻轻的叫她说：“银弟！银弟！你起来吧！让我们快点回去！”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

(原载 1927 年 8 月第 18 期)

从悲哀的国里来

——北都巡礼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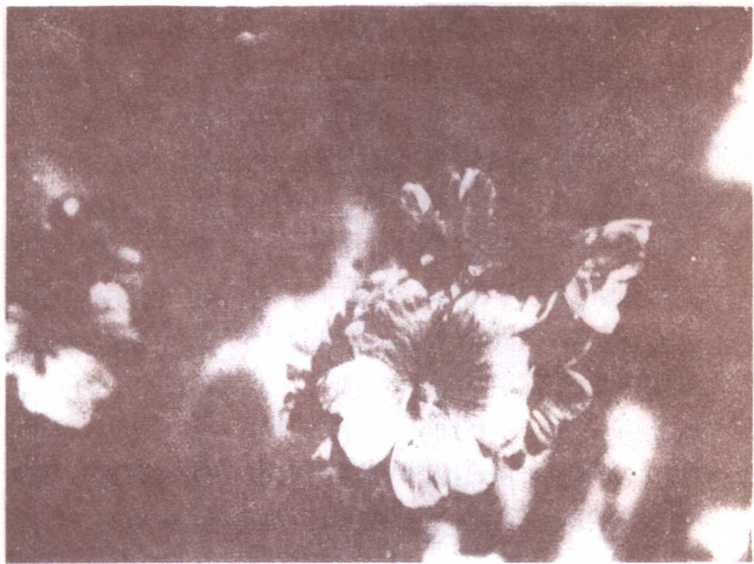
■ 叶秋原

“北京还是得去。”

春田这样地决然说了。这句话是他在某大学里授课后，到人体写生室里走了一回出来，对史国维说的。易春田自从夏天从美国回到了上海之后，在一家公司里谋到了一席之地，每月也赚得几十块钱，足供他一个人每日看看几本电影喝喝几斤黄酒。在那家公司里面，虽是有不少同事，但同易春田性情仿佛相同的却也碰不到一个。他们有的时候，似乎怀着一腔好奇心，因为有几个人的过分崇拜美国，这次居然又来了一个新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他们有的为了崇拜美国与好奇之心，跑来常常同春田谈论些关于美国风土人情的事。春田呢，实在怕同他讲这些，因为同他们讲起了，便不得不使他回想到当年，回想到在美国过的四年悲哀孤独流浪的生活。想起了，又不得不使他在上海死去了的内心，感到一阵无限的悲痛。更有几个好势利的同事，在一九二七年穿起了一九二〇年式的洋服，冷冰冰地背后在说：——你们看，美国留学生也不过同我们一样，他的钱反而不如我们拿得多。

他们讲这几句话的时候，固然似乎自己很得意似的看不起春

田。但是从春田的眼里看去，他们的话，句句是对他表示无限的同情。春田想了自己念了十多年的书，家里为了他也花了整整好几万块钱，如今回到国来，他当然不想一回来便有什么好的事，什么多多的回报，但自家想了读了这么久的书，至少每月之所得也可够他一人生活的费用。可是一回到中国来，看看这样混乱的状况，谋一席位的不容易，他也顾不到什么，进了那家公司每月拿他几十块钱的薪金。他想了这区区的薪金不够他半月的使用，同时以外国留学骗到了高等学位回来的人，每月拿这几十块钱的薪水，也太予人以难堪，也似乎太看不起读书的人。春田也似乎没有这面子来拿，可是他再一想这几十块钱拿了虽有些耻辱，但是看看国内失业者之多，同时为顾到将来的升迁，也只好忍辱干下去。有的时候为了职务的关系出去到极悲惨的地方，看死伤枕席的人间大悲剧的舞台。在那悲惨的死象与凄切的号哭声中，人家往往有以为受这样惨死的



花 黄英 摄



不幸；但是从春田眼里看来，他们死得真幸啊。在那些生而不能领略到人生趣味，天天在人间地狱里过生活的人啊，他们幸而在一瞬间死去，死去了可以解脱他们几多人生的苦痛。春田想到了自身受着的这一种不幸的遭际，在烦愁到极顶的时候，也想过几次的自杀以一死来求解脱，但是他是个气懦的人，看见了手枪，看见了刀，看见了药水，便得想起他家里垂老的双亲，在异国读书中的他的可爱的姑娘。他总屡次没有决心来将自我毁灭以求自我之解脱。他要求自我解脱，非得先用手枪打死他的一切眷念的人——他的父母，他的恋人。但是他又如何会有这样残酷的性格？所以他看到了如前次唐家小菜场坍倒及最近的闸北品芳楼坍倒死去了的那般不幸者，他也很想一块儿地死进在内，来解脱他的不幸的人生。

在这样悲切可怜的环境生活中，在这样人山人海的上海沙漠中，他总算幸运在那一群无同情的公司同事中碰到了一位同乡的友人诸慧生。他们有的时候同出去吃大菜，到霞飞路的马赛尔或是外白渡桥下及静安寺路的绑特拉咖啡馆里整天的喝咖啡来消度他们孤寂的生活。诸慧生本是个富有激进思想的新派画家，同春田偶尔谈起近代西洋艺术的演化主潮，也有好多同情的地方，在这些讨论西洋艺术的谈话中，有一天诸慧生忽然要他去上海某某艺术大学去充当一位艺术史教授。春田对于西洋艺术史本有相当的兴趣，所以也便一口答应他了。

春田在学校里担任了一个多月的艺术史讲席，一方因为近来的学生太把功课看轻，上课下课太不顾到他人，太自由了，所以有的时候来了好多学生，有的时候只来了寥寥几个，在这样的教授生活中，他怎样可以奋兴他的兴趣来教书，同时这些目空一切的大学生，在这样研讨艺术的学校中，他们的行为，既不足以表露他们的庄严的地位，而且对于艺术的素养，也太不想起，所以春田教了几个星期的艺术史，也渐渐感到兴味减少起来了。



在这样乏味的生活中春田倒也幸运，因在学校里担任功课的原故，结识了几位性情比较相投的朋友。这些朋友中，如邓克翰、史国维、章如山等，都是同春田常相往来的。他们有的时候一块儿去喝喝咖啡喝喝黄酒，看看电影，倒也使他们无聊的生活，比较的增加了些兴趣。

春田在这样的上海生活中，也忽忽地过了几个月了。在静寂的深夜里，一个人从梦中醒转来的时候，往往使他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悲哀。他想了自己一身的孤独，上海生活总是使他感到遗憾，总回想到他那四年可悲的异国情调，他想起了四年虚度过去的一无成绩，一无可以自慰的地方，愈使他感到人间的孤独，人间同情的缺乏，他的心境正是感到无限的苦痛。可是在另一方面，春田虽则想想自己于过去四年中的失败，可是失败，至少对于他是含了多么深刻的意义啊。他于那种秋之深夜里，如何会不想起他那可爱的姑娘，他想起了，她那瘦长憔悴的媚态，又好像现在他的眼前！

——唉，绯丽，我们的恋爱岂是变了吗？绯丽，你来，你来，我要你来慰藉我的苦痛。绯丽，你来，……

春田伸手过去想拥抱她的时候，他仔细一看，他的两手依旧空空，他的可爱的姑娘，还是不在他的身前，他想起了这种梦的幻境，不禁独自呜咽了一回。

——唉，绯丽，我却还是同从前一样的爱你，但是你为什么不来呢？……

在这样失意的交处中，总使春田不住地要往北京去。往北京去进行他最后的一步办法，所以到了第二天的早晨，他便写了一封信给他在杭州的父亲，信里却有这几句：

——归国以来，幸获一席，免遭失业之讥。月之所得，固不足以养家，似亦未便启口谈及婚事；然而西风吹人之老，今不为谋，徒叹来日。此次北去，如幸而成功，固为毕生之大幸。即不幸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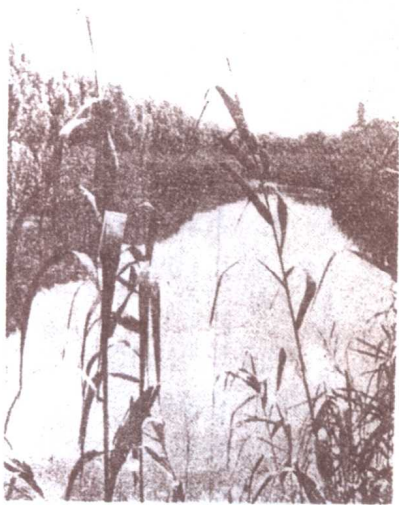
成，亦足以了却心愿。是以北京之行，非于日内出发不可。否则转瞬冬日，北国苦寒，舟行不便，错过时会矣。

他过了几天，接到了父亲的复书：

——吾儿既心中有人，婚事况又关吾儿之将来，则北行似亦未便加以阻止。然而婚姻之事，宜慎重将事，免遭将来之苦痛，故当于事前为一番精密之考虑。……

春田看了这样的一封复书，早想即日北上，以照他原定计划实行。但是他正预备走的时候，北方又发生了战争，京中的危安，他是急于欲知道的，所以他的北京行，也只好于无可奈何中暂缓首途。可是他的心却无日不想早到北京。同时他写了好几封信去问他在北京的朋友，到底北京可不可以来，北京的人避难他去的到底转不多。

在春田未接到京友的信，滞留上海的时候，他有时想起了她对某某博士的来往，某某的过从，总是使他心中感到无限的苦痛与刺激。同他一方想到他自己在上海，却也于无意中结识了几位女友。有的是出身富贵之家，天生得虽不如何好看，可是以人为方法的美容，穿上了刺人心目的服饰，也很使春田感到浓厚的 Sex Appeal^①。有的呢，为人诚朴，赋性和耐，相貌虽也不一定长得如何漂亮，可是对于春田，也可以满足。他方面再加上北方的不靖，



芦苇 卢楚实 摄

① 性的吸引。



所以他的北京行，有的时候，也不很想实现。他想起他那在上海和耐诚朴的诸丽莱，同媚人心目的高德慈，同有时不免有点恋心的绯丽，春田的心中，充满了这三者之心实，在没有如何相当办法。到了春田兴奋的时候，他有时也这样地在想：

唉，何必，天可事的变迁是有的，更何况这男女间的一点恋爱。以前的总是以前的，那么，我又何必为了一点过去而如此沉醉恋迷呢：唉，算了，北京不必去。

春田有时虽则如此的坚决，但是到了一个人枯坐在房里静寂的时候，吸起他的斗烟，看看烟斗里徐徐出来的青烟，他又怎不会回想到当年。

——唉，绯丽，我们的恋爱岂是果真变了吗？唉，绯丽，你不想起当时，我们一块儿上安地去在火车上的话了吗？绯丽，你所给我的印象是如何的深呀，我怎忍离开你呢？绯丽绯丽……

啊，这又是五年前的旧事了。那正是新秋的一日。天空高高地射下了那失去了夏日炎威的太阳。美国明里苏达省一望无限的麦野，正是在忙他们收刈的工作。这时候春田正和绯丽同坐在大北铁道公司的东方急行车——Oriental Limited——上芝加哥去。他们并肩地坐在后面观望车里的一张沙发上，他们看看这种秋景，春田不禁叹了一口气：

——唉，绯丽，车子是今天要到圣保罗了。大约明天到芝加哥我们得分开了。我希望车子开得慢些，那么我们又可多聚在一块儿些。

——就是车子开得慢些，也还要到芝加哥的，我们也还要分开的。我想你呢也不用一个儿到H地了，到安地去的只有我，我的哥同他的密司顾你去，你同我们一块儿上安地去，你去也可以安慰安慰我的寂寞。

春田看看她那消瘦媚丽的容颜啊，她的那一双明媚的秋波，他